

春秋公羊傳箋

春秋莊公經傳解詁第三

春秋三

公羊何氏 王氏箋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

箋曰据非將平國而有所反

春秋君殺

子不言卽位

箋曰以不卽位見殺文也

君殺則子何以不

言卽位

据繼君不絕也

隱之也

箋曰繼殺

卽位者其忘不言卽位者亦其意也

孰隱

箋曰据桓堯地不隱之

隱子也

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卽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箋曰內諱奔言孫君例日夫人例月去姜氏者絕之

孫者何

箋曰据公夫人皆言孫

孫猶孫也

遁也

內諱奔

謂之孫

言于齊者盈諱文

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

齊何

据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

念母也

者在齊而書孫者所以起念母

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

禮練祭取法存君夫人當首祭

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

箋曰正月謂上正月不言卽

位也君桓公也存亦念也念桓被殺不忍卽

位也首始也桓殺不明故託於念母以始之  
曰公夫人同如不同至何  
夫人何以不稱姜也於是始顯君殺之事

氏

据夫人姜氏孫于邾婁

貶

笄曰以去氏去姜即與去夫人同也

曷爲貶

据俱以孫爲文

與殺公也

笄曰大夫殺君稱名氏諸侯相

殺或名或人夫

與公一體直稱姜氏則不詞故去名氏即同去夫人也

其與殺

公奈何

笄曰据夫人外

夫人譖公於齊侯

如

事曰訴加誣曰譖

笄曰此下言史事非經例也經但以孫于齊顯其與殺耳

公曰

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以淫於齊侯所生笄曰此桓公怒夫人

而加悖慢之詞惡其內齊而外已也襄文父

女而曰同乃其子宜襄公之怒矣若實姪通

而見事發夫人當懼而密謀之不得云譖也

若本無而以此誣桓又亦不情檀弓曰齊王

姬魯莊外祖母此顯据矣齊侯怒箋曰齊魯

云云之說不知何從而生桓取文姜當襄

強和之乃又辱其子女故怒也卑之後又數以

未立時蓋以其世子之女而卑之後又數以

兵爭詩人數諷以父母與之飲酒欲醉而殺

媒灼疑如齊爲出妻也與之飲酒之禮飲酒

不過三爵箋曰將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

行而燕也有無算爵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

送之於其乘馬於其將擗幹而殺之擗折聲

車以手擗折其幹箋曰幹車旁木也折念

其幹使倚之而不固車馳遂墮而死之

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据貶必

緩箋曰夫人非親殺公母子宜相爲隱季子

追逸賊爲親親疑莊公仍不得貶之使當

罪不與念母也

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崩贖不

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以上之義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箋曰莊以念母而不報齊故不與之終與齊絕則能處父以處母從母則忘讐依違終身卒爲女誘君子閔莊之孝近於禽獸故於其卽位追書孫齊而因貶夫人使莊遂爲庶子

夏單伯逆王姬

箋曰外逆女當言如京師逆王

姬而爲自逆文者諱爲齊逆也

單伯者何

箋曰

以外逆外

吾大夫之命乎天

例不書也

三年一貢士於天

子稱字也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

子者也

子稱字也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

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

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

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箋曰詞同羣遂故

知吾大夫魯王者後故

上卿不名與

孔父同

何以不稱使

遂如京

師言如者內

天子召而使之也

箋曰其詞成

稱使之文者然從

若天子召之

者然從

逆之者何

箋曰據天子

王伐鄭亦其類也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自逆之不言

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

魯女無使受之

箋曰逆之來魯而後嫁之

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齊于

使我主之也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自逆之不言

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

魯女無使受之

箋曰逆之來魯而後嫁之

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齊于

使我主之也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自逆之不言

于京師者使魯主之故使若自

魯女無使受之

箋曰逆之來魯而後嫁之

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

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

齊于

使我主之也

也襄公既昏於王王亦欲和齊魯佯若不知其有警而使魯主昏魯亦不欲發揚國恥託王命爲重爲外王曷爲使主之一据諸侯非父主昏遂往逆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据父母之子必曰吾伯姬子同姓者主之諸侯與天子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大夫與諸侯同姓者不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待風旨爲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



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  
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箋曰築例時

何以書箋曰非游譏皆譏也何譏爾箋曰

據臺囿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以言外知有

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關

地于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也時魯以將嫁

女于讐國故築于外箋曰女而外次故知

又欲假王命以和齊託為于外何以非禮據

不得已者而築之于外于遠辭也為營衛不固不

內築于外非禮也以將嫁于讐國示譏者魯

始滅也

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箋曰滅其邑已如滅其國言齊之志必

也 滅紀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箋曰大國正例當時不日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北

箋曰伐例時

於餘北者何

箋曰据不繫經又不見此國

邾婁之邑也

箋曰

言伐不繫同內邑也

曷爲不繫乎邾婁

箋曰据非焚之

國之也

箋曰邑不言伐

曷爲國之

箋曰据非焚則不疾伐

君存焉爾

慶父

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 箋曰使若邾婁之都以與咸北相起傳聞世皆

言君存聞見世皆言亟者傳聞世邾婁始褒  
故以其君重之聞見世邾婁久成國直議內  
而已焉爾  
者設辭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箋曰內女例曰卒月者殺其恩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

箋曰據紀季姜不卒錄焉爾

曰

使與內女同

曷爲錄焉爾

據王后崩猶不錄據內女猶有不錄

箋

我主之也

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內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

者實不如魯女也  
箋曰  
譏內以主王姬爲得意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

書者婦人無外

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  
奔喪致是也 箋曰會例時月者起此夫人  
卽孫齊之夫人也使若兩人深諱之嫌實兩  
人故月以起之父女本有會禮經書公會杞  
伯姬是也郟已  
滅書會存之

乙酉宋公馮卒

箋曰大國  
正例日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箋曰會伐例  
時月者會讐

惡而重  
錄之

溺者何

箋曰据輦貶俠  
無貶問所不知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  
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朔背叛出奔天子

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故月也箋曰特著此文與

俠柔相起俠卒溺柔不卒張三世例也知非貶者貶卽溺當再見乃足明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他事不見

也箋曰當時不日正例於馮卒葬從正不罪以篡以起罪宣公也

五月葬桓王

箋曰王葬當日此月者起不書例故同之大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

箋曰据襄匡簡景崩葬相接也蓋

改葬也

改更也改葬服輕不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

者諸侯當有恩禮

箋曰云蓋者未知卽三月乙未崩者耶抑以前王也但以其不見崩

意之爲譏改葬春秋說曰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則以爲改葬在七年後闔運謂書葬桓王若沒其崩日者然非乙未崩者也爲其和齊魯使人無父子故絕之非必改葬若實譏改葬當先見葬

秋紀季以

鄒入于齊

箋曰以入二見以王猛入于齊叛詞也叛而賢之權也以鄒當國明鄒可存紀以入于例時

紀季者何

侯無貶道

紀侯之弟也

箋曰以何稱字也

以不名

箋曰据鄭弟語名卽弟當云紀侯之弟某

賢也

箋曰使若君已卒者

然故文與蔡季同

何賢乎紀季

据叛

服罪也

箋曰齊方讐紀

而季先下之

故知服罪

其服罪奈何

箋曰据詞同叛

魯

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直紀與齊爲警不

知必亡故以鄒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鄒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言之者以存先祖之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箋曰請者請於紀侯也齊攻紀不已紀侯不能守而又肯下之季乃以私邑降齊以存姑姊妹爲詞故紀亡鄒獨存也紀侯大去則去國之鄒叔姬亦歸焉叛而存君故賢之臣無叛君之道故言以入明季當受罪紀侯則可赦弟耳

冬公次于郎

次者兵舍止之名  
箋曰內次例時

其言次于郎何

國內兵不當書公斂處父帥  
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是

也

箋曰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惡公既救  
人辟難道

據無所俟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

本有相救之道  
箋曰據次于雍

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

渝先言救晉次于聶北言不能救邢次者救  
師之詞後不見所救而書葬紀伯姬爲內隱

知爲救紀也救紀則齊不能復紀警魯乃可  
復齊警保昏姻禦寇仇不此之出而畏齊亡  
紀哀而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北

書



與會部同義牛酒曰犒加飯羹曰饗月者再  
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箋曰  
饗一見例時月者夫人爲魯謝齊書饗爲重  
會必有饗會主禮饗主情欲明饗會不異故

從部  
例月

三月紀伯姬卒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  
天子唯女之適二王後者諸

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  
箋曰內女卒例日月者起本不書葬從變例  
也不言子者既嫁不別行輩  
伯姬歸紀至是三十二年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箋曰遇例時蓋齊  
連二國以謀紀魯

垂者前桓公與鄭會之地  
起鄭背魯爲魯自啟戎也

紀侯大去其國

箋曰大去一見例時

大去者何

箋曰問所知滅也

箋曰以大之知孰滅

之

箋曰据紀侯自去也

齊滅之

箋曰据下齊侯葬紀伯姬

曷爲不言

齊滅之

箋曰据齊師滅譚言滅

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

者諱

箋曰取邢鄩部諱言遷此又諱滅故知爲襄公賢者而諱

何賢乎襄

公

据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諱

復讎也

箋曰以公不諱乾時之敗知用兵唯

復讐

何讎爾

箋曰据桓十七年齊紀會黃

遠祖也哀公亨

乎周

亨煮而殺之

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

者事祖禰之心盡矣

箋曰言此以盡者何曰

据紀季以鄒入齊紀侯又大去紀未盡滅也

襄公將復讎乎紀卜

之曰師喪分焉

龜曰卜蕃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 箋曰卜之當喪師

之半言不吉之甚

寡人死之

襄公答卜者之辭

不爲不吉也

箋曰此卽乾時敗之義也哀遠祖者幾世乎莊公見人復讐而曾不愴惕

遠祖者幾世乎

九世矣

箋曰紀入春秋已爲天

九世猶可以

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

子萬年

家亦可乎

家謂大夫家

曰不可

箋曰家唯有父母昆弟主

友之讐皆所見世親戚恩深者也  
王父以上恩殺事遠不可追理  
國何以可

据家  
不可  
國君一體也  
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

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  
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恥同

也  
國君何以爲一體  
据非世  
國君以國爲體諸

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  
雖百世號猶稱齊侯  
今紀無罪

今紀侯也 箋曰据紀季言入  
紀侯言大去是紀侯無罪也  
此非怒與  
怒

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  
先祖遷之于子孫與  
曰非也  
箋曰賢者  
古

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  
箋曰以經諱滅

知紀當絕也殺列國君直身當誅耳以其譖使天子失刑故國當絕紀侯之不

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

箋曰春秋成有明天子矣

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

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

無說無悅釋也

箋曰襄公既會紀聞號詞稱先君惕然感焉于是滅紀此託於齊以砭內也先君寃死而獄不得直雖託名復讐猶將許之若陳佗受誅但不得再通不可伐蔡滅之也邾婁夏父與魯惠公亦不得相仇伐吳于巢亦不得爲讐唯齊與紀魯與齊有讐道則莊公宜絕矣  
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

不去紀也

箋曰既不能黜絕其祖父則滅其孫子以終無可通之時也有

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

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

箋曰据復讐在禮經官法

曰不得也

箋曰明天子在上諸侯莫敢託詞以相滅

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

箋曰据爲取不可爲其有

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

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闡其無人

箋曰春秋有天子則

有方伯也緣恩疾者可也

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

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

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不得

貶其疾紀愈於無故而相滅者非果許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箋曰從大國例當卒日葬月此卒月

葬日大國

變例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

据鄆季姬也

隱之也

箋曰

以書日同於君及夫人

何隱爾

箋曰据隱共姬則稱諡

其國亡矣

徒葬於齊爾

徒者無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

魯宜當閔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特書葬亦以起內此復讎也曷爲葬之

不能救致葬于齊兩滅其可滅葬其可葬

箋曰明齊非眞復讎特託詞耳故忘其讐

而葬之欲以結魯春秋因  
此其爲可葬奈何

其有可葬之道而子之

箋曰也讀爲邪弟子問復讐之義非

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

將殺紀侯妻子或逐其

以爲雖遇紀侯之殯

亦將葬之也

以爲者設事辭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

之上若存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箋曰以爲者齊意也空設復讐之法使齊侯眞若能復讐者亦足以惑當世故書其葬以爲齊特利其土地而非眞致怨於紀也若魯莊遇齊侯之殯必不得葬之矣



秋七月

箋曰方記齊紀砭內警故不書他事

冬公及齊人狩于郟

箋曰言公及盟例也例日時者從微者深諱詞

也狩例時起存郟

公曷爲與微者狩

此據與高侯盟諱此競逐恥同

齊侯也

不以

沒公知爲齊侯也

齊侯則其稱人何

箋曰據方諱與賢齊襄也

讎狩也

禮父母之讎不同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

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讐義不可以見齊侯也  
箋曰狩卽會也天王狩者會諸侯之詞此當云公會齊侯于郟以涓

會伐夫人會又饗皆見譏文故於此諱公使  
若自狩于郟而遇齊微者因與之狩亦猶觀  
魚爲愈也言及者明非實狩也公及例日此  
時者使若實微者略之也不言及齊侯狩于  
郟沒公爲諱者沒公則罪前此者有事矣會  
齊師伐後此者有事矣師及齊師圍盛是也則曷爲獨  
衛是也衛是也於此焉譏箋曰据終隱於讎者將壹譏而已  
於此焉譏箋曰壹專也以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  
此槩彼爲壹以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  
其與讎狩也狩者所以共承宗廟亦所以教  
習兵行之義箋曰會公而狩  
私明公不但會齊乃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  
欲與齊田狩爲樂

而已

箋曰据不可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並立于天下

爲大讎不可勝讎

箋曰春秋之法卽事爲制賢者有貶亂賊不先絕唯

讐則若殺君之賊不可復見也大讎則當絕之而不復書可勝讎則是亂其例故設壹讎之法亦若殺君者不復見也

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

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讎都與無讐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

言同

五年春王正月

箋曰方起壹讎故令公狩與齊師相接不及他事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箋曰如師請盟之詞讎文明例時屈完如師言

來盟于師國佐如師乃直言如師彼佚獲此  
日言之亦爲無君之詞起上狩非實狩齊不  
肯會魯也

秋倪黎來來朝

箋曰朝例時

倪者何

箋曰當言人朝

小邾婁也

小邾婁國箋曰來朝而

名是先褒後進與邾婁同下小邾婁子來朝而  
始見卽言爵不見初褒之文比之邾婁其當  
先見可知故知此倪卽其事也彼不見褒文  
此見褒文而無其說一事明矣若非小邾婁  
當如介葛盧例言  
來不得言來朝  
据下小邾婁子  
來朝不言倪  
未能以其名通也  
倪者小邾婁之都邑

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箋曰邾婁尙字小邾婁初見不得名故從州舉之例謂之倪也時邾婁五分其國立倪與濫爲附庸不合於天子故未能以其名通于列國也春秋亦因其可褒而褒之示託王之義先謂之倪後謂之小邾婁使若我封之者然其實小邾婁在列國謂之倪也小邾婁名亦未能通從其本稱而稱之黎來者何箋曰據儀名也箋曰以無褒文反其父初稱字名也此最微得見者其後附名何據僖七年稱子微國也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箋曰附庸之附庸以王魯進之故先見微例國無加小者小者其俗稱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箋曰會伐例時不譏

者爲避王深諱此下言齊侯則四人皆君也順王人而微之言公以起之

此伐衛何

箋曰據下王人救衛不諱此詞

納朔

也

箋曰下言朔入是也

曷爲不言納衛侯朔

據納頓子于頓言納

下朔入公又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爲納朔伐之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辟王也

辟王者兵也王人子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箋曰救例時月者起子突

將實貴

王人者何

箋曰以在子突之上似二人也

微者也

箋曰以子稱人故子

突者何

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僖八年王人

子朝篡王王札子子又在下子

貴也

稱貴子之

瑕見絕子虎稱字皆非其例

曰以子叔姬例子

貴則其稱人何

據王子瑕

當言王子突示諸

繫諸人也

從王人而出者

然曷為繫諸人

君大夫貶自有稱人例也

人耳

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

立還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為天

下笑故為王者諱使若遣微者弱愈因為內

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

起實貴子突

箋曰王出師而不能勝使罪

在子突不能當將帥之任僅等於微者耳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箋曰入者出入惡例時此月者起上王人

救衛爲拒朔使若子突與朔連而抗王命者然

衛侯朔何以名

据衛侯入于

絕

箋曰諸侯死乃名故名爲

絕也曷爲絕之

据俱入也

犯命也

犯天子命尤重箋曰不名則似若

爲子突所納故必明其犯命

其言入何

据頓子不復書入

篡辭也

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

辭言之非殺而立者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諸侯有



屬託力加自文也不書公子畱出奔者天子

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畱因爲天子諱微

弱矣不問其正不正也

箕曰犯命則篡

秋公至自伐衛

箕曰不得意致例

曷爲或言致會

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

得意致會

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

善義兵若會盟津而

不得意致伐

所伐國不伐商往伐歸狩也

服兵將復

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

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

得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

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

得意不致

皆例時 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

据得不

敢勝天子也

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螟

先是伐衛納朔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

箋曰螟例時

冬齊人來歸衛寶

箋曰來歸例時歸寶一見譏自明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

箋曰据取郟鼎于宋郟已

滅矣晉侯分曹田不言晉人來歸

衛人歸之也

以稱人共國辭 箋曰受

賂諱深故託之於齊言來歸衛人自明矣若齊得衛寶當云齊人來獻

衛人歸

之則其稱齊人何

箋曰据器物從主人

讓乎我也

箋曰齊魯

五國皆受賂以拒王其讓乎我奈何箋曰据

齊實首兵而致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

伐公不得意也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

之力也魯使衛人持實來雖本非義賂齊當

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

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朔本不以賂行事

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箋曰此託

爲齊侯之言以明經意非果有此言也前既

使齊首兵此又爲讓我之文見齊無力則

我之拒王明矣背王而事讐皆於此明之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箋曰會例時

齊侯未歸且來魯矣防內邑二十九

年城諸及之襄十三年又特城之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箋曰星變例時日者詳錄之加夜猶

加朔也

夜中星實如雨

箋曰夜中與日中日下稷同例詳又加詳承上

例也但星實不足異在一夜中乃異耳

恆星者何

箋曰據月稱恆五行星亦經弦疑謂行星也

列星也

恆常

也常以見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

箋曰夜明故星皆不

見疑本未夜而漏刻過差未必夜中

星反也

反者星復其位箋曰星反後測之

夜已中矣故知此夜星不見也魯四月夏三

月夜中子後初夜戌正是夜凡遲三時始見

星如雨者何

箋曰據雨如雨者非雨也

箋曰

能雨加如自  
知非雨矣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

箋曰据星雨非

類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不脩春秋謂史

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

箋曰時流字縱

橫光氣往來非尋常飛星墜地之比史臣狀

其雨又言其復所記詳也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

明其狀似雨爾

不當言

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

言星實而復大怪矣但記其實下之狀似星而非星似雨而非雨蓋電氣也故改曰實齊

人謂雷爲實一曰雲轉起也言星實不言實石者時未見所實不言電光者人皆以爲星

何以書

箋曰据

不爲災記異也

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

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  
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  
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  
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  
實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星見其虛危斗房  
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齊分其後齊  
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箋曰夜明而有  
異光使人震驚歸之星異雖異而實常也

秋大水

箋曰水災例時

無麥苗

箋曰禾災例時言無則非水災之所致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

苗者禾也生曰

苗秀曰禾据是時苗微麥疆俱遇水災苗當  
先亡箋曰禾二月始生八月而熟今粟也

四月見無麥則無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

苗已久矣故據問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

無苗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蠹皆以

者民食最重箋曰一災謂無苗也禾無苗

蓋早不能耕麥種於去年冬至夏當穫今入

秋乃知無麥則麥亦有何以書箋曰據

也先是不實於是成災用兵踰年夫人數出

也淫泆民怨之所生箋曰穀不熟則爲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和魯而以盛餌之

公既見齊侯而夫人又爲此會者蓋莊公亦

知讐齊直爲勢利所劫託於夫人以父女恩

往來齊亦羈縻之故詩曰魯道有蕩齊子游  
放刺二國之以利相誘也穀亡國下見伐齊  
取穀則齊滅之也書  
會穀亦所以存之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箋曰次例時月以

侯陳人蔡人箋曰侯一見例時

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据次于陘侯屈完不

敢進之詞故知其無所侯陳蔡託不得已也

下無所見又非伐魯之師也

師出本爲下滅盛與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  
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  
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侯陳蔡  
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人微之箋曰本會



齊師同伐盛耳託若有陳蔡之師而後出師者然故言以爲不得已之詞也齊宋陳蔡方同伐衛不言宋者直託於小國以起其非實俟

甲午祠兵

箋曰蒐狩例時此日者起滅同姓非祠兵也

祠兵者何

箋曰据春日祠非兵事

出曰祠兵

禮兵不徒使故將出

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箋曰此据周禮答之也出者出庫中兵器于郊外以授入曰振旅以五百人曰旅箋曰入者士卒

中各詣其部伍

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言與祠兵禮如其部伍一將出不嫌不

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眾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難在前

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箋曰兵器由國出其人自鄉遂入既授兵其用之皆同但周禮分春秋習之耳故曰其禮一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辨鼓鐸鐃之用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辨旗物之用是禮一也兵器不入國門當先振旅而後治兵師說出爲出師入爲師還**何言乎祠兵**  
則禮不一而振旅更非習戰  
据不書箋曰据**爲久也**爲久稽留之辭  
禮則四時常事  
以待祠兵者然  
後可及夏不還也  
**曷爲爲久**据取長葛久之  
一日耳  
不爲久  
**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諱  
久畱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  
盛非內邑也箋曰上言次郎俟陳蔡下言

及齊圍成若不設祠兵之文無以知其爲一事故言甲午使士卒皆俟甲午乃爲久也甲午蓋卽滅成之日卽實祠兵當依蒐狩例書時

夏師及齊師圍成

箋曰圍例時及者我欲之詞

成降于齊

師

箋曰降例時加于者非實降使若內不得意者然我欲取成而成乃降齊矣

成者何

箋曰据公救成內邑也

盛也

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箋曰

以邑不言圍而七十二年

後失地有盛伯與此相起盛則曷爲謂之成

箋曰据盛伯非不能以名通

諱滅同姓也

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

箋曰降于者內詞故知同姓也國謂曷爲之盛入魯謂之成亦若倪之言小邾婁曷爲

不言降吾師

据戰於宋不言歸鄭箋曰据成內邑當若取濟西田不言晉

取辟之也

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

伏之文所以醇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

箋曰因有齊師而辟之于齊起結讐仇滅同姓

秋師還

箋曰還例時

還者何

箋曰据當以公致伐

善辭也

箋曰士句公孫歸父及公還自晉皆

善此滅同姓何善爾

箋曰据方

病之也

慰勞其罷

病箋曰欲成而成降齊我徒勞而無功不得已而還承上祠兵爲爲久若公閱師病而

還者然故善其還也

曰師病矣曷爲病之

据師出皆罷病曷爲獨勞

此病也

箋曰据公至

非師之罪也

明君之使重在

自伐衛不託於師病

君因解非師自汲汲

言師還明上及圍者公也非師也師方有功

嘗病未實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殺其君諸兒

諸兒襄公

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箋曰君殺例日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箋曰人殺討賊詞也正例時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箋曰公及盟例日時者方託於復讐使若齊大

夫皆從我而盟然言公及不諱  
汲汲者方託伐齊爲復讐也

公曷爲與大夫盟

據與高侯盟諱不言公

齊無君也

曰箋

使若讐已復不稱

然則何以不名

據高侯名爲其

諱與大夫盟也

箋曰公能定齊齊大夫當襍然求正於魯其詞當云公如

齊蒞盟而今言及仍是要一大夫之詞故諱  
之言大夫而已此大夫卽糾也以嬰齊例知

之使若眾然

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敵血約誓故

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不月  
者是時齊以無知之難小白奔莒子糾奔魯

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爲是  
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故

深諱使若信者也不致者魯地也子糾出奔不書者本未命爲嗣賤故不錄之

夏公伐齊

箋曰公伐例時

納糾

箋曰納例時挈者納子例

納者何

箋曰據納于太廟已入在內弗克納則在外

入辭也

箋曰納者

不受之詞與入爲篡詞同也

其言伐之何

據晉人納捷菑于邾婁不言伐

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

伐者非入國辭故云爾 箋曰辟弗

克納以伐起之明非納也伐之耳

糾者何

箋曰據下言子糾

公子糾

也

箋曰據齊人取之知齊公子

何以不稱公子

據下言子糾知非當

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孫也 箋曰據納公孫甯稱公孫也

君前臣名也

春秋別嫌明疑嫌當爲齊君在魯君前不爲  
臣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故去公子見  
臣於魯也納不致者言伐得意不得意可知  
猶遇弗遇例也不月者非納篡辭箋曰使  
若吾大夫糾從遂隱如例去氏也臣謂魯臣  
也復讐者將殺其君未有立其公子者也故  
諱使糾與公爲君臣  
起上齊大夫卽糾

齊小白入于齊

箋曰小白挈者  
纂詞也入例時

曷爲以國氏

據宋公子地自陳入于蕭氏公  
子也箋曰據糾爲篡詞則小

白不當國也

當國故先氏國也不月者移惡  
于魯也箋曰皆不正而糾實

未入唯小白

爲當國耳其言入何正例非篡不當爲出



入惡

篡辭也

箋曰小白之篡與晉文異但願公而爲篡詞耳小白與衛晉同

齊無君而得入糾旣言納小白不  
得更惡於糾故不曰篡而曰篡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箋曰過時日隱之正例起小白不失臣子

恩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箋曰公及戰例日不言公仍日

以起

我師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從外詞起非復讐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

據郎之戰言戰則敗見不必更

箋曰據

言伐敗也

自誇大其伐而取敗爲勞而不伐之伐以敗爲榮故不

箋曰伐讓

諱  
敗曷爲伐敗据內不言敗績曷爲自誇大其

不言復讎也復讐以死敗爲榮故錄之高齊

戰必死之義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据納

公猶自行即大夫當有名氏王伐鄭譏人此伐之不當見微者及戰也公

也如上据知爲公公則曷爲不言及戰例日日故知爲公

公箋曰据伐不與公復讎也狩不得又復讐

曷爲不與公復讎据諱與讐復齊襄會紀乃大其復讐

讎者在下也時實不能爲納子糾伐齊諸大

以復讐伐之非誠心至意故不與也書敗者起託義戰不致者有敗文得意不得意可知

例

箋曰公既與讐狩唯在下乃可復讐耳

嫌復讐之義已絕故因初交兵以示義明讐

猶當復但公不復耳公雖忘讐在下當復在下雖可公已不可矣復讐無反復之道

九月齊人取子糾

箋曰取例時月者起非實取實取當言執也文與執

單伯同順上君臣詞

殺之

箋曰殺大夫例時人殺大夫相殺例

其言取之何

據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箋曰據

取者取邑取師之詞

內辭也

箋曰使若我邑然內大夫與邑同重

齊我使

我殺之也

以下浚洙知其齊也以稱人共國辭知使魯殺之時小白得國與鮑

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召忽曰使彼國  
得賢己國之患也乃齊魯使殺子糾求管仲  
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故深  
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箋曰殺之者託討及  
殺行人之詞也他國殺世子母弟大夫公子  
直曰殺討賊亦曰殺但不氏耳若齊殺子糾  
當言殺其公子糾糾當國當直言齊人殺糾  
不得言取言取則絕之于齊齊當坐取而曰  
殺之爲內詞是我殺之上挈而此見子是上  
當國而此反正與鄭忽同又見糾當立皆絕  
糾于齊純 其稱子糾何 曰据不立也 箋  
爲內文 其稱子糾何 曰据君前臣名 貴也  
箋曰明非吾大 其貴奈何 箋曰据言納 宜爲  
夫齊子糾耳 其貴奈何 糾不見貴文 宜爲  
君者也 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  
君明魯爲齊殺之皆當坐殺君因解

上納言糾皆不爲篡所以理嫌疑也月者從  
未踰年君例主書者從齊取也箋曰小白  
爲篡詞故於此正糾爲子  
以治小白爲之見本惡

冬浚洙

箋曰浚一見例時浚  
抒也淘汰使深也

洙者何

箋曰洙爲  
內邑詞

水也

以言浚也

浚之者何

箋曰  
據水

功不

深之也曷爲深之

據本非人功所爲  
箋曰據以水地者大

之畏齊也

洙在魯北齊所由來  
箋曰齊取  
糾而我深洙下乃敗其師是因畏

齊而

曷爲畏齊也

據伐敗也  
洙洙不能

見畏文

辭殺

子糾也

時魯新見脅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  
諱使若所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

之畏齊怒爲備亦所以起上脅也箋曰使若糾與洙鄰齊取糾而後設洙守則畏意見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箋曰公敗師例時月

者方畏齊喜錄之

二月公侵宋

箋曰公侵例月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

箋曰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

之春秋無九伐犝者曰侵犝也將兵至竟而有異名故問犝者曰侵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尙靡精者曰伐精猶侵者先屯其地而出兵掠戰精密

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戰不

用意稍精密箋曰伐者結日偏戰

言伐舉戰爲重黎戰是也合兵血刃曰戰

宋公等伐齊宋師及齊師戰于廩及鄭圍不

師伐宋丁未戰于宋三事皆別有義例圍不

言戰舉圍爲重楚子圍鄭入不言圍舉入爲

人曹執曹伯是也滅不言入舉滅爲重齊滅

得而不居曰人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

滅書其重者也北敗強齊之兵南侵強宋南北

有難復連禍于大國故危之

三月宋人遷宿

箋曰遷國  
正列月

遷之者何

箋曰據邢部部繫國則可不通也

以其不通所遷之地 箋曰宿遷而不復通 諸侯故不言宿遷于某而曰宋人遷宿明宿 入于宋也蓋宋未取宿地但取宿鄰國地宿 四面地皆宋有自不能不臣屬之宿實未遷 宋人遷以地還之也 通反爲遷者宋本欲遷 之耳 宿君取其國不知宿之不肯耶宋逆詐耶先 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 得言子沈子曰 箋曰沈子二字 不通者蓋因 遷而臣之也 以宋稱人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 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 從國辭稱人也月者遷取王封當與滅人同 罪書者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絕也



主書者從宋也箋曰大國齊小國之計使之不能自立其罪減于滅人其惡甚於取國  
凡遷皆月所以謹  
之明小國當自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箋曰外次例時月

師使不并力 公敗宋師于乘北箋曰敗師例時

其言次于郎何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敗又

次之伐也時伐魯故書次郎魯地 伐則其

言次何據齊國書伐我不言次 齊與伐而不

與戰故言伐也此道本所以當言伐意也齊與伐而不與戰伐兵得成故

當言伐也。箋曰：齊與宋同來，未嘗言伐我。但次于郎而已。我出師而齊引去，齊不成其爲伐。宋亦不成其爲伐也。若本同伐，但不與我戰，猶當言伐我矣。故言伐當作故不言伐。

注：非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

次，未成於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且明，臣子當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箋曰：兵合而自離，我乘而敗之，使若彼方次而已。敗者然言次，譏內也。我本警齊而反得齊力以敗宋，起前復警爲託文。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箋曰：敗師例時。月者，蔡人龍說與十四年。

入相起

謹之 **以蔡侯獻舞歸**

箋曰以歸例時獲君之善詞

**荆者何**

箋曰據荆人聘稱人

**州名也**

州謂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箋曰先著荆後著荆人明其漸進也荆與楚一國史記乃知之據經則荆進至人復降至

州舉而楚若別爲一國

**州不若國**

箋曰州若荆徐國若於越

**國不若**

**氏** 箋曰氏若英氏潞氏甲氏

**氏不若人人不若名**

箋曰介人不若

介葛 **名不若字**

箋曰倪黎來不若邾婁儀父

**字不若子**

皆取

精詳錄也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

備七等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  
焉爾猶此類也 箋曰夷狄大不過子蔡侯

獻舞何以名 据獲晉侯不名 箋曰絕 絕之

於諸 曷為絕之 据晉侯不名 絕 箋曰獲

也戰而為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  
箋曰生得而不能守位請降而臣之故名

凡伯異 曷為不言其獲 据晉侯 不與夷狄

之獲中國也 與凡伯同義夷狄謂楚不言楚  
言荆者楚強而近中國卒暴責

之則恐為害深故進之以漸從此七等之極  
始也 箋曰蔡雖宜絕荆不可加于蔡故諱

言以歸 兩治之實以  
減荆獲國君之罪

冬十月齊師滅譚

箋曰滅奔  
正例月

譚子奔莒

箋曰  
君奔

正例時以歸  
名奔不名

何以不言出

据衛侯  
出奔也

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於別

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月者惡不死位也  
箋曰不名絕之者  
見滅出奔  
無絕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箋曰莊篇凡書齊宋  
事不更書他事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箋曰內敗師例  
時日者宋已次

鄆今又至鄆鄆蓋齊所取紀邑後入於我頻  
致宋師故日危之

秋宋大水

箋曰水災例時

何以書

箋曰據王者後記災在所聞世

記災也外災不書此

何以書

不據漸移

及我也

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

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甚可畏之  
災一齊一宋皆云及我者莊篇記二國事詳起讐齊當結宋二國政事皆我  
所當知故云及我兼爲三世法

冬王姬歸于齊

箋曰外女歸例時

何以書

箋曰據非我主之

過我也

時王者嫁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

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  
辭箋曰王姬歸齊必過我則是常事例不  
書矣魯前主昏無所效而猶幸王姬一過以  
結于齊故以過我書使若前亦因過我而築  
館盈內諱文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箋曰歸于正例

時此月者仍從內女例也紀叔姬伯姬之倭  
外妾也而從嫁詞者起紀侯大去即在鄆也  
紀侯前去叔姬蓋還

魯至此九年始歸

其言歸于鄆何据國滅來歸不書鄆非紀國

詞不當加紀加紀而言歸箋曰据歸于者嫁  
者外君詞此倭也隱之也箋曰國亡君去喜  
其有歸則痛其無

所何隱爾箋曰据先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

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

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月者恩錄之在鄆侯雖在紀國已亡矣

言于鄆者曰在鄆侯雖在紀國已亡矣

紀功不明言叔姬歸于則紀侯在鄆文見而

季非降齊可知也

夏四月箋曰齊宋事相

秋八月甲午宋萬殺其君接殺例曰君及其大

夫仇牧承上爲句例日



及者何

箋曰：先死乃言及。

累也

箋曰：累則不分後先也。

殺君

多矣舍此無累者乎

箋曰：三及不同而皆累。則累無定例，故知必有。

者同孔父荀息皆累也

箋曰：唯經言及乃為累，故展轉相据。

舍孔

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

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孔子曰：益

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有則此何以書

箋曰：欲知三及異同也。

賢也

箋曰：三及皆尊之如

君著其有君之德，故知皆賢。

何賢乎仇牧

据與孔父同也。

仇牧可

謂不畏彊禦矣

以下錄萬出奔月也。

禦禁也。箋曰：此

皆言史記以證經經文無此三賢之事注以  
不名證孔父以出奔證仇牧以卓子成君證  
荀息雖甚巧密近於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  
晦隱仍非傳不知也

與莊公戰

莊公卽魯莊公戰者乘北時

獲乎莊公莊公歸

散舍諸宮中

散放也舍止也獲不書者士也

數月然後歸之

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

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博戲

相慢易也

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

淑善魯

侯之美也

好美

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

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美好箋曰怨閔公不早請而歸

也之閔公矜此婦人色自美大妒其言願曰此

虜也願謂側婦人曰此爾虜焉故爾女也謂

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之美惡乎至惡乎至

至箋曰惡乎至言何自來也萬怒捕閔公

絕其脰齊人語仇牧聞君殺趨而至遇之于

門手劍而叱之手劍持拔萬臂撥仇牧碎其

首側手曰齒著乎門闔闔仇牧可謂不畏疆

禦矣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爭

博殺君而以當國言之者重錄疆禦之

賊禍不可測明當防其重者急誅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殺君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急誅

之也月者使與大國君奔同例明彊禦也箋曰出奔正例時殺逆大賊加月此及華亥等是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邾婁人會

于北杏

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

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箋曰外會例時會三國已上始

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

公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

力又功未足以除惡

君死之正梁鎮中說月者起人即齊侯

滅

秋七月

箋曰方記齊事不書他事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箋曰公會盟例曰

何以不日

據唐之盟口

箋曰

易也

易猶狡易也相親信

無後患之辭

曰雖盟非不信也

其易奈何

見易文

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桓接例也

其不日

何以始乎此

箋曰據十六年同盟于

魯尚

不與終莊篇會齊盟無時例也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

箋曰史記世家言以爲曹沫

君

之意何如

進前也曹子見莊將會有慙色故問之

莊公曰寡人

之生則不若死矣

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

齊所脅而殺之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

臣當猶敵也

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

壇

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

曹子手劍而從之

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前而脅之曹子本謀當

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

管子進曰君何求乎

管子仲

也君謂莊公也桓公卒愕曹子曰莊公亦造

不能應故管子進爲此言曹子曰次不知所

言故任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君不圖與

甚君謂齊桓公圖計也猶曰君不當計侵魯太

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所侵邑非一曹子曰

願請汶陽之田魯復竟管子願曰君許諾諸侯

不死邑故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

盟下壇與曹子定約盟誓莊公也必下壇者

爲殺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

箋曰與大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標辟也

夫盟故在下

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標劍置要盟可犯臣約其君

地與桓公相去離故云爾要強見要脅而而桓公不欺箋曰既與曹

盟爾故云可犯侯重盟故經書公會盟于柯與其不欺也所以不欺者齊本負魯假此深結之曹子

可讎罪以臣劫君而桓公不怨箋曰因以爲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諸侯猶是

服從再會于鄆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劫桓公取汶陽田不書者諱行詐劫人也

責莊亦所以自治箋曰以信與桓以貳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箋曰伐例時



夏單伯會伐宋

箋曰會伐例時

其言會伐宋何

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箋曰據翬會皆日言

上後會也

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

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箋曰往而已後矣桓信著于天下託詞耳會柯而卽伐故使若單伯後會

秋七月荆入蔡

箋曰入例時月者謹夷狄入中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箋曰內大夫會

諸侯例時起上會伐非後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

鄆

箋曰外會例時成齊伯與北杏見漸進之義

夏夫人姜氏如齊

箋曰歸宗之義無譏明正例以起其餘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

箋曰外伐例時兒當爲倪卽小邾婁

也爲小邾婁本名倪見之

鄭人侵宋

箋曰侵例時見宋事

冬十月

箋曰宋齊間事不書他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箋曰不書他事義同十五年冬十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箋曰外伐例時見荆齊爭鄭亦以成齊伯

秋荆伐鄭

箋曰秋伐例時

冬十有二月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箋曰齊桓盟例時言同盟而月者譏

內不與

同盟者何

箋曰據內不與

同欲也

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

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心也箋曰魯方以柯盟結齊旋懷二心卒受鄭瞻之佞前有讐而不能復後有信而不能守反覆無以自立幾至亡國言外之同欲譏內之不同故月

也

邾婁子克卒

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不日始

與霸者未如瑣瑣卒在二十八年 箋曰傳聞世小國始卒例時不名不葬此名克者起邾婁內屬國先喪進異於滕薛宿杞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箋曰執例時稱人執者非伯討

鄭瞻者何

箋曰据蔡人殺鄭君鄭之微者也 陳佗疑爲鄭君鄭之微者也 以無氏也

箋曰据下言逃來不言奔又不月知此鄭非大夫既不當國名與宛同知微者也 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 据獲宋萬不書者不坐獲微者今書

齊稱人

書甚佞也

爲甚佞故書惡之所以輕坐執文

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

執執而令逃來歸於我是國謀之所爲故知甚佞也蓋鄭瞻自詭能得魯託罪于齊以掩

其謀非鄭國之事而欲以見功則佞于齊佞奔以亂魯則佞于魯是謂甚佞春秋說以爲

取齊女皆瞻之策是甚佞之事也

夏齊人澣于遂

箋曰澣一見例時遂已滅復見者存遂許其報齊也

澣者何

箋曰据未

澣漬也眾殺成者也

澣者

澣之爲死漬死非一之辭故曰澣漬眾多也以兵守之曰成齊人滅遂遂民不安欲去齊

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古者有分土無分民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也故使齊爲自漬死文也稱人者眾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內之兵故不書

箋曰蓋

以水灌其屯而殺之故以自死爲文著其無備而自取亡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箋曰逃例時國君乃言逃來亦不能朝之詞也自齊

齊有力執之而欲以國君待之起齊重瞻也

何以書

箋曰据微者非以邑來

書甚佞也

箋曰執而反見重其佞又

甚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

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加逃者抑之也所以抑之

者上執稱人嫌惡未明繫鄭者明行當本於鄉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若鄉人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

箋曰起前所以書執者爲逃來書之也明白

可見而魯不知故傳鄭重明之

冬多麋

箋曰感精符以爲鄭贍之戒

何以書

箋曰据非灾

記異也

麋之爲言猶迷也象魯爲鄭贍所迷惑也

言多者以多爲異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贍

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箋曰不言日食晦日

夏公追戎于濟西

以兵逐之曰追  
箋曰追例時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

據公追齊師至  
鄰舉齊侵也

大

其爲中國追也

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  
箋曰不言伐我故知爲

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

箋曰據伐中國  
國當言救

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

箋曰戎  
至而師

已出不知戎意所  
欲伐但見追師耳

其言于濟西何

據公追齊  
師至鄰弗

及不言大之也

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  
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箋

于也以水地者大之也濟西曹地後魯取其田  
日願侵地則先亦不屬曹入春秋入曹耳與



魯連境後又  
爲齊取也

秋有螽

箋曰蟲  
異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非  
災又不多

記異也

螽之猶言惑也其  
毒害傷人形體不

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  
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爲異也

冬十月

箋曰將娶齊女以成婦相連  
見意故比三時不書他事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

箋曰媵例時陳  
人陳侯也稱人

者起媵不  
書略之

遂及齊侯

宋公盟

箋曰大夫及君盟例時

媵者何

箋曰据經媵皆言來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以姪娣從

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

也塗稱婦時陳夫人至郵而結假送女以往不

言陳侯婦者略之以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

何弟也

箋曰此二者何者因說其事所謂雖問不得不得不廣者也

諸侯壹

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媵不書此何以書紀伯姬歸于媵也爲其有遂事

書爲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不當書以起將

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

盟于鄆箋曰時魯雖受柯盟猶懷反覆結

自以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箋曰據遂

天子之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以外事不素

命也云爾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制不豫設故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先出竟是

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

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

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  
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爲出  
竟地卽更出地嫌上地自爲媵出地也陳稱  
人者爲內書故略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  
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  
背結之約非  
結不信也

夫人姜氏如莒

箋曰如莒者爲女孫結昏也  
莊公幼女叔姬二十七年嫁

莒慶者蓋子般同母弟夫人是時年五六十  
矣下大災注誤以爲外姪非也如莒不識者  
欲見事從常例  
於再如議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者邊垂之辭  
勞且遠也  
箋

日方有鄆盟而兵已出因薄  
伐而還鄆者遂內小縣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月者再出也

年巳月者異國

箋曰月者見議例

夏齊大災  
災例時

大災者何  
箋曰据災各有主名

大瘠也  
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

火災也  
箋曰瘠當從一本作漬相傳染  
大

瘠者何  
箋曰据漬爲  
瘠也  
瘠者民疾疫也  
何以書

箋曰据非  
記災也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箋曰据非

王者與宋大水同義痴者邪亂之氣後及我也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

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皆曰亦以起莊公篇詳於齊宋事也齊宋事皆與我相涉特謹書之非果及我也

即及我當直言大水大災而已

秋七月箋曰方書齊事令

冬齊人伐戎箋曰外伐例時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箋曰文姜薨年唯書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箋曰日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箋曰日卒正例不

氏爲夫  
人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春秋纂明者書葬  
箋曰過時不日不能

葬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箋曰肆省一  
見例時月者

大省爲子卯日也魯建丑猶  
在子月節內故有子月卯日

肆者何

箋曰問  
所不知

跌也

跌過  
度

大省者何

箋曰据  
大灾大

饑大閱大蒐大  
雩皆對小言之

災省也

謂子卯日也夏以卯  
日亡殷以子日亡先

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  
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

箋曰眚有災而宜自省之名也冀奉說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子卯者亡日也周禮士喪篇曰朝夕哭不避子卯是殷禮避子卯矣魯用殷正正月建丑而云子月者日以節氣爲正以用殷正故用殷法而避子卯也周公以忘哀改制魯不遵先祖之意而用前代之制故不哭以過此日若桀紂亡日非諸侯所當省曹耀湘說桓以正月如齊四月見殺是此二月爲災膏之月忌日止一日而忌一月是曰大眚文姜旣死乃追爲桓立忌月故下以五月首時於肆大省何以正月立之是禮已過故譏之



書

箋曰据子諶過甚之詞也何諶爾箋曰据

諱 諶始忌省也

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

事故禮哭不辟子卯日本所以忌吉事不以忌凶

不與念母而諶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

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箋曰魯自有國

以來大省常在卒哭期外隱公不成喪不責

小惡至此乃得諶耳但用禮過非不孝也故

諶始耳曹耀湘說父死廿二年而始知省故

母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而葬主書者嫌文姜實

文姜者何

箋曰据夫人孫于齊無我小君也凡臣之稱夫人曰小君稱君母曰

我小君我君也詩曰我以爲君其君妻生亦同稱夫人死則不書薨言卒而不書葬故

於葬我小君下乃莊公之母也輒發傳者起發問以辨嫡庶

凡母在子年無嫡庶皆繫子也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言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俱

臣子辭也文者諡也夫人以姓配諡欲使終不忘本也箋曰夫人孫齊已絕之矣此直

妾母耳不必攷其爲桓公夫人與殺公者也但絕夫妻不絕子母者文實無意殺夫莊又

不讐齊既不與念母足以明法此後不必苛論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書者殺君之子重也箋曰殺公子例時比大

夫也未爲大夫者稱公子已爲大夫者稱大夫公子稱人者大夫殺大夫例明當坐殺

夏五月

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仇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

宜以首時

箋曰下皆齊事故不書他事嫌上文姜實妾母故以五月首時明知母而不

知父子君臣恩義至重責婦人輕也

者父子君臣恩義至重責婦人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防魯地箋曰公及盟例

日不稱公而日足以定之

齊高侯者何

箋曰据微者不氏

貴大夫也

箋曰以曷氏知之

爲就吾微者而盟

据暨與公盟也据內微者言及

箋公也

以其日微者不得日大夫盟當公則曷爲不出名氏  
箋曰日而諱故知公

言公

箋曰据

諱與大夫盟也

箋曰高侯過防而汲汲與盟爲

將結昏也不從處父例者下不更見高侯也不言及其大夫非眾詞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卽納徵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

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凡婚禮皆用鴈取其知時候唯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箋曰納幣例時諸侯以上納徵曰納幣幣者國之重禮徵之言成諸侯以盟平爲成也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

箋曰從喪

何譏爾

箋曰据公喪娶則貶夫人

親納幣非禮

也

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

淫爲重也凡公之齊所以起淫者皆以危致

也汲汲先納幣此因佞人惑之而爲媵游託以

朝齊爲名齊因有昏姻之約故諱以納幣譏

之使若喪娶猶愈則大惡見矣

箋曰公至例時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

据柯之盟不日柯之會不

致此之桓國何以致

箋曰公子遂納幣大危夫亦致故据桓爲問

之也

箋曰致皆爲危設例也

何危爾

箋曰据納幣無危

公一陳

佗也

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非納幣實姓耳以求昏而危知同陳佗

箋曰

外姓

祭叔來聘

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因不與天子下

聘小人

箋曰使與高子來盟同爲無君之詞李池進說去天王與錫命去天相起

夏公如齊觀社

箋曰觀社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喪觀社尤惡於納幣當從諱例

譏

箋曰託以

譏爾

箋曰据非公張之

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觀社者觀

祭社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箋曰惡有重於喪觀故使若以越竟觀社爲譏其非禮猶愈

公至自齊

箋曰觀無危自明亦致者起非實觀致例時

荆人來聘

箋曰聘例時強大始通見危也

荆何以稱人

據上稱州箋曰據州不若國不若人今去中取二等也

始能聘也

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脩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

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箋曰荆楚爲一國例不可顯

先州舉稱人後繫國稱人則荆之爲楚明矣文必使荆楚楚如二國者爲怙荆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箋曰遇例時公實要齊侯至國下言朝公自明託遇

穀以爲名

蕭叔朝公

箋曰朝例時蕭叔稱字與蔡叔許叔同貶蕭以譏內

其言朝公何

據公在內不言朝公在外言會箋曰據不能朝言來

在外也

於廟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箋曰順公遇穀爲文外旣無

廟自不言朝不得惡公而朝

秋丹桓宮楹

箋曰一見例時禰廟例言公言宮者諱使若飾生人之室



何以書

箋曰据修舊不書

譏

宮箋曰以言知譏也

何譏爾

箋曰据功

不丹桓宮楹非禮也

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傳

言丹桓宮者欲道天子諸侯各有制也禮天子斲而龔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龔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失禮宗廟例時日將娶警女因飾禰廟無慙忱羞惡之心故託以丹楹譏桓當言公言宮者生之以起其忱惕也丹刻非大工必不踰時假踰時不止譏丹刻而已故知託以譏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曹達春秋常卒月葬時也始卒日葬

月嫌與大國同後卒而不日入所聞世可日不復日 箋曰曹終春秋卒月葬時以終生

見治于王故夷之  
卒月者正例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箋曰扈晉地公會盟

例日會

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

箋曰從公會盟正例當危

也何危爾

箋曰据柯盟不危

我貳也

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 箋曰

以上言丹故託于臚也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嫌上說以齊惡我貳相疑而盟故曰也解言非齊惡我也我行汚貳動作有危故日之也

當坐臚君子但自責我既臚則不臚齊故非

然彼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箋曰比丹楹加重故

月二事相比成例

何以書

箋曰据一

譏

箋曰加月故知再譏也

何譏爾

曰

据御廩灾乙亥嘗有相起之道

刻桓宮桷非禮也

與丹楹同義月者功

重於丹楹去年秋丹之

箋曰楹桷有大小耳同木柱也至今年春三月乃刻之猶不悟

桓殺于齊故其親而文若

再見宮使若生人所居起其死譏非禮耳於是下乃書姜氏入

葬曹莊公

箋

曰時葬國正例

夏公如齊逆女

箋曰逆女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下言入不當言逆女當爲取讐女諱

親迎禮也

諱

故使若以得夫人見宗廟

禮書也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見宗廟然後成婦禮

若公有禮夫人無禮者然

秋公至自齊

箋曰逆女不當至公當至夫人耳下方言入故先使若公自以

事至逆女而不至者然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箋曰日入者君滅國文諸出入惡者無日

例

其言入何

入据夫人姜氏言至不言

難也

若以

兵入其言曰何

据夫人姜氏至不日

据出入惡無日例言日云者

已知夫人不當

難也

据出入惡無日例言日云者

其難

奈何

箋曰以一婦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

有所約然後入

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

可使卽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

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

有四義雞鳴縱筭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

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

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

之義責之 箋曰僂曲也順也夫人讐女不

順不可使入國今何以入乎爲與公約而舉  
國降之也約謂約昏逆女也夫人雖爲惡詞  
責公約之非  
夫人能入我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箋曰用者祭祀之詞  
日者失禮之重承桓

宮而日而言用覲日  
用時以宗廟臨之

宗婦者何

箋曰据不言及  
若一人之稱然

大夫之妻也

實二

人之詞也大夫宗婦猶言公夫人大夫靡然  
不諫諍與婦人同也凡無君乃言大夫因上  
入詞爲舉國  
降之文  
覲者何  
箋曰据非  
聘無覲  
見也  
箋曰避  
朝文言  
覲耳日者朝例王申  
公朝于王所是也  
用者何  
箋曰据祭  
祀乃言用  
用者

**不宜用也**

不宜用幣爲贄也

箋曰幣亦朝聘所用或以告神今無祭而用幣

起相率奉夫人爲

**見用幣非禮也**

以下文在覲

主無君之詞也

見知非禮也  
一非禮得禮者常事不書書亦譏又譏非禮  
之用使若託以  
**然則曷用**  
箋曰据大夫宗  
**棗**

**栗云乎斷脩云乎**

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

殿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辭也

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殿脩取其斷斷自脩正

執此者若其辭云爾所以敘情配志也凡贄  
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士用  
雉雉取其耿介鴈取其人在人上有先後行列  
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

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  
惡潔白而不受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  
備德之君子也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  
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  
所任矣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  
夫宗婦皆見故著其明日也大夫妻言宗婦  
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調族  
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  
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  
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天子諸侯世  
以三牲養禮有代宗之義大夫不世不得專  
宗著言宗婦者重教化自本始也 箋曰言  
大夫無妾見夫人之禮也見婦人唯有婦妾  
豈可以大夫而奉棗栗斷脩乎見則用幣矣  
議見非譏用禮夫人當執妾以見大夫詩曰  
大夫夙退刺莊姜也其宗婦自班于堂下是



見已無反執婪  
見夫人之禮

大水

夫人不制也

遂注二叔陰氣盛故  
箋曰水灾例時

冬戎侵曹

例時

侵曹羈出奔陳

箋曰出奔例  
時連上戎侵

若滅而君奔  
賢羈之詞

曹羈者何

當國或微者

曹大夫也

以小國知  
無氏爲大

夫突歸

箋曰此比鄭忽例下赤歸比  
赤則羈非君

曹無大夫

此何以書

据羈無氏箋曰楚蒍  
据莒慶譏來逆女

賢也  
箋曰楚蒍  
吳札是也

何賢乎曹羈

据奔以辟難

出戎將侵曹曹羈諫

曰戎眾以無義

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

君請勿自敵也

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

箋曰羈知諸臣不能死節守猶可

以不敗因

曹伯曰不可

臣下不可獨往

請自行

三諫不從遂去之

箋曰侵者淺事

可使故輕

往自禦之怒羈沮眾而逐之不可言故以自奔爲文

順羈意以避戎難爲己罪故得義非以去爲

義也知非實去者若去無緣得書

故君子以

爲得君臣之義也

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

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

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日諷  
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  
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  
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  
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  
羈能敵戎而君不使

赤歸于曹

箋曰歸于者出入無惡  
赤國君例名歸于例時郭公

赤者何

箋曰以羈奔赤歸與鄭忽突同  
既解羈爲大夫則赤非君也

曹無

赤者蓋郭公也

以郭公在赤下  
箋曰大夫無

赤也赤與突同爲出入無惡之詞小國未踰  
年之通稱赤即曹君明矣下不見赤卒則君

亦無赤故知郭公者何箋曰據曹失地之君  
卽郭公赤也郭公者何箋曰據曹失地之君  
也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赤下者  
爲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  
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箋曰文與虞公同葬  
詞也赤實不得歸曹而死于郭因謂之郭公  
諱赤之死使若因羈奔而赤乃得入者然

是出奔郭也猶在  
其封內故可言曹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稱字者敬老也禮七

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  
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箋

曰聘例時女叔稱字傳不言其例經師舊傳  
三例未敢從也女叔生稱字又與原仲例異  
原仲以女叔起使若陳侯之大夫皆不名者  
然則原仲稱字不嫌於賢之也陳聘唯此一

見明不  
記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春秋纂明者當書葬朔不書葬嫌與篡同

例身絕國不絕故去葬明犯天子命罪重不  
得書葬與盜國同 箋曰卒日從正例不葬

絕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箋曰日鼓用牲于社  
食正例

箋曰用  
例時

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

據日食在天  
據日食三十七  
箋

鼓用者

唯三 求乎陰之道也

此求責求也  
亦一道古禮之存  
箋曰言

者鼓禮也牲于社言用則非禮明不分別  
者二道皆非消伏之法不足分別得失以

朱絲營社或曰齋之或曰爲閭恐人犯之故

營之

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或曰齋之  
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

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  
齋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閭  
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閭冥恐  
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  
不欲絕異說爾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  
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不

言鼓于社用牲者與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同  
嫌起用牲爲非禮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  
得禮也是後夫人遂不制通于二叔殺二嗣  
子也箋曰朱絲所以係俘國君者示將囚

執之牲所以禱方齊之而又禱非也  
蓋鼓則不用牲用牲則不鼓

伯姬歸于杞箋曰內女歸例月時者伯姬後夫先奪其恩與鄆季姬同

秋大水箋曰大水例時鼓用牲于社于門箋曰用水例時

其言于社于門何据一鼓用牲耳于社禮也于門非

禮也于門非禮故略不復舉鼓用牲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大水

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

箋曰大水凡八唯書一鼓用牲者見者不復見例門者七祀小神不能司水旱故非禮也鼓牲同用亦非禮不言者從可知凡用皆非禮而云于社禮者上已譏于社此又加于門知爲于門書

冬公子友如陳

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

朝京師大國善有加錄文如楚有危文聘無月者比於朝輕也箋曰如例時書者爲後如陳起例莊母貶爲妾故無母弟而於閔言季仲見之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箋曰伐例時

夏公至自伐戎

箋曰至伐例時不得意書者爲戎滅曹也



曹殺其大夫

箋曰稱國者君殺也殺大夫例時不名者無君例曹無大夫無

君則可言大夫

何以不名

据莒小於曹殺公恢名箋曰据襄已名

眾也

箋曰非

殺之眾殺之也

曷爲眾殺之

据殺三卻名日据立晉稱衛人

不死

于曹君者也

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仗節死義

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眾略之不名凡書君殺大夫大夫無罪

以專殺書他皆以罪舉箋曰凡稱大夫皆無君之詞眾以大夫不死君因盡殺其大夫

猶君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

据胡子

箋曰許赤歸曹則死郭猶爲曹羈諱也箋曰死位也當先見戎滅曹  
赤歸而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如上述語知爲  
又討罪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戰如上述語知爲  
言戎侵赤歸此又言死知赤實戰死非以歸  
死乃得責大夫不死也當言及戎戰敗績如  
楚得爲曹羈諱也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  
臣戰滅之文所其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  
去戰滅之文所其致其意也曹無大夫書殺  
大夫者起當誅也箋曰羈先諫而去故得  
不死君死大夫殺而已  
獨存書戰則嫌辟難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箋曰公會伐例月時者討叛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異與上日食略同 箋曰

日食正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書者惡公教內女以

非禮也洮內地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其與婦人會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伯姬不卒者蓋不與卒于無服女會來例皆時 箋曰公會例時會女無譏文書者爲夫人會齊侯起例以爲譏婦人無外事則當有譏文古者大饗見夫人父女會疑亦非譏或如何說亦可伯姬二十五  
年嫁此年冬見出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箋曰公會盟例曰會時同盟此月會者始同盟

秋公子友如陳

箋曰如例時

葬原仲

箋曰原仲字者外大夫已

例卒

原仲者何

箋曰据如晉葬晉襄公繫國此若二事

陳大夫也

曰

以氏

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

据益師等皆不書葬稱字者葬

從主

通乎季子之私行也

不以公事行曰私行私行不言葬原

仲于陳若告糴者告糴上有無麥禾知以國

事起此上下無起文而不言如陳嫌不辟國

事實私行也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箋曰公使友往陳辟難非放非奔實放實奔

故著葬大夫以顯其何通乎季子之私行大

非使於陳乃私行耳

夫私行不書箋辟內難也欲起其辟內難

曰据人臣無外交箋曰欲使季

子免二殺專安國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之功故先出之

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掄箋曰据經

義門外之治義掄恩內難者何不見也經

但免季子於罪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

使若先出者然

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

通者淫通箋曰齊度終不能得魯陰使女

惑二公子以利謀專國政非姪通也姪通不

感

得得二  
人之心

以齊公

語在三年

季子起而治之則不

得與于

國政

箋曰時莊公爲佞人所惑夫人所盡不用季子至後聞生及之

言乃始

召季子耳

坐而視之則親親

親至親

故先不

得與政 坐而視之則親親也 親至親

曰自族

昆弟之子以上皆謂之親親之中 因

又有親

疏同母弟則親之至親故曰親親 因

不忍見

也 因緣己心不忍

故於是復請至于

陳而葬

原仲也

書者惡莊公不能任用使辟

據經則

公使通

之故爲使文也

冬杞伯

姬來

箋曰來者奔

其言來何

據有

直來曰來

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

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

一來來即出奔也伯姬叛夫而公受之當坐

歸曰來歸

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

不忘恩也賤取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

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

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

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

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

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

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

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莒慶來逆叔姬

箋曰逆內女例時

莒慶者何

箋曰据不稱使來逆女

莒大夫也

箋曰文同曹羈故知

大夫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箋曰据逆女無所賢諱

譏箋曰以言

來是何譏爾

箋曰据公道大夫之道

大夫越竟逆女

非禮也

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於政事有所捐曠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

赴公也言叔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

略與歸同文重乖離也箋曰不言歸于莒

者文不可施於人臣也君嫁女於外臣示以

黨援使生外心故言來為無禮文妾女當為

媵不則為內大夫妻莊愛幼女文姜為結昏

于莒因貴莒慶使同附庸及夷國君而言來



以見之

杞伯來朝

杞夏后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黜而不稱

侯者方

以子貶杞伯爲黜說在僖二十三年 箋曰來朝例時杞本爵伯

公會齊侯于城濮

箋曰公會例時爲同盟後見大信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箋曰伐例

時日者至而卽戰非偏戰日例故曰伐時戰

衛人及齊人戰 箋曰戰不

日者未得乎師詐戰例也 衛人敗績 箋曰敗績例時

伐不曰此何以日

据鄭人伐衛不日 箋曰据言伐者二百有三無日

者至之日也

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

之故日以起其暴也

笈曰日而

戰不言伐

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至日便伐明暴故舉

亦當設守遣使乃遠與

春秋伐者爲客

伐人

客讀伐長言

伐者爲主

見伐者爲主讀伐

使衛主之地

戰序上言及者爲主

笈曰雖

曷爲使衛主之

据宋襄公伐齊宋主

衛未有

罪爾

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

笈曰至節縱兵故衛及戰爲無罪

敗

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

据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

未得乎師也

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衛未有罪方欲使衛主

齊見直文也

箋曰以不稱師乃見齊兵之暴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

日者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 箋曰

邾婁正例傳聞世當卒月葬時此日卒者起其由褒進加錄之不葬以見褒例

秋荆伐鄭

箋曰荆退州舉者明前荆人爲楚人出也狄伐中國例時

公會

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

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箋曰救義兵例時

冬築微

箋曰築例時爲無麥禾書

大無麥禾

箋例

日灾時

冬既見無麥

禾矣

箋曰麥已月畢穫禾酉月畢收至冬則見之早矣

曷爲先言築

微而後言無麥禾

箋曰据無麥禾既先見不

書則此爲築微特書也乙亥嘗先見御廩灾是其例

諱以凶年造邑也

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云大水則嫌冬水推秋無麥禾使若冬水所傷者但言無麥禾則嫌秋自不成不能起秋水因疾莊公行類同故加大明有秋水也此夫人淫泆之所致箋曰將見凶年不修例故於此顯之使學者知春秋不記事前日諱之者下方請糶而自築微月日不必本日諱之者下方請糶而自築微

故諱

臧孫辰告糶于齊

箋曰告糶一見例時

告糶者何

箋曰据糶穀不當告鄰國

請糶也

買穀曰糶箋曰請不言

乞者諱使若丙自糶而但告于齊

何以不稱使

据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

行當言如也

如楚

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

箋曰

使若辰告於君私請糶于齊

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

据國事也

私行通之耳

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

委一年不熟告糶譏也

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積雖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有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置大夫自私行糶也切近故諱使若曰不但爲築微乃請糶亦當諱

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箋曰新例時

新延廡者何

箋曰據南門言新作

修舊也

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

益曰作始造曰築

箋曰

修舊不書此何以

書

據新宮災

箋曰新作亦譏

何譏爾

據廡

非游觀

凶年不修

不諱者繕故功費差輕於造邑延廡馬廡也

凶年馬不餽而亟亟于此言新以起之

夏鄭人侵許

箋曰侵例時  
譏背幽之盟

秋有蜚

箋曰異  
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蜚  
不成灾

記異也

蜚者臭惡之蟲也  
象夫人有臭惡之

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箋曰蜚蠹蟹臭如蘆蕪根蝨類也人氣襍則  
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國滅卒者從夫人行  
待之以初也 箋曰

從內女爲外夫人例不日者起不當書葬與  
伯姬同伯姬抗節死叔姬終事紀伯有夫人  
之義故以夫人卒葬之起紀不當絕又紀侯  
卒不見於此卒媵知其君薨矣子立則同妾

母於內例得稱我  
小君於是卒之

城諸及防

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 箋曰

城例時畏齊故城之言及者本欲城防託城諸而及之經無君臣邑之殊注以君夫人君大夫例知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箋曰方書畏齊不能救紀之事故不書他事

夏師次于成

箋曰次例時欲救紀而不能與次郎相起

秋七月齊人降鄆

箋曰降例時月者起上師次爲救紀

鄆者何

箋曰据無國伐文

紀之遺邑也

箋曰以師次與次郎同故



知救紀也鄒即鄒也在紀爲降之者何箋曰

鄒入齊爲鄒以下葬知之此直取之而已取之

師成降是也取之也箋曰鄒已入齊取之

則曷爲不言取之再取不諱爲桓公諱也

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

歸自來服者可也箋曰鄒已入而復取之

故諱使若又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箋曰

諱而書則盡也襄公服紀已過而復盡取其

不成爲諱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

於取邑箋曰紀君夫人倭弟皆賢

而盡取其遺邑爲之諱所以正之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箋曰內女爲外夫人葬

例月同大國君日者起

不當書與

伯姬同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

箋曰据紀伯姬以太去錄隱之

也

箋曰哀痛同於伯姬也

何隱爾

箋曰据紀亡久矣

其國亡矣

徒葬乎叔爾

箋曰言非獨紀亡鄆亦亡也叔不能葬之葬之者亦齊侯也不

言齊侯使之託于叔李池蓮說嫌與伯姬同別嫡倂也君可葬人之夫人不可葬人之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箋曰日食正例

鼓用牲于社

是後魯比殺二君狄滅邢衛箋曰再見鼓用牲者前夏此秋也蓋以秋分夏至陰始盛

長舊傳鼓社之禮於初見食各一書之用例時不當用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箋曰以水地者大之也言魯則大在齊矣

魯不憂中國不會而遇言及譏之遇例時

齊人伐山戎

箋曰伐例時山戎戎氏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

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

貶箋曰人貶詞自

明也曷爲貶據齊侯伐北戎不貶也

子司馬

子曰

箋曰司馬子三字旁注誤入正文

蓋以操之爲已蹙矣

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

以其言山則戎保山自守而猶迫之是甚迫近也迫近或反致敗未

此蓋戰也何以不言

若迫于沛西者之善

戰

捷得

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

爾

時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殺之甚痛故去戰貶見其事

惡

不仁也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箋曰桓方盡取紀邑又欲威魯貪功名而

迫

戎憂其不敵又不與戎敵桓故使若驅之于山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爾云者言但可

戰

不可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箋曰築例時爲齊威我頻築書之

何以書

箋曰据非于譏王姬館同也

何譏

爾

侯有二臺臨民之所漱浣也

無垢加功曰浣

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禮天  
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  
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箋曰郎近邑非國  
都也游於下邑以觀婦女故曰臨民漱浣知  
漱浣者以郎  
臺卽泉臺

夏四月薛伯卒

卒者薛與滕俱朝隱公桓殺  
隱而立滕朝桓公薛獨不朝

知去就也

箋曰小國始卒

例時不名不葬

此月者前書侯以月錄之起

本爵非貶也

築臺于薛

箋曰築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

譏

箋曰不從

不復

何譏爾

箋曰

館 臺同 據築遠也 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箋曰薛鄰  
國地而往築臺與之互市因自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戰所獲物曰捷 獻例時月者起非實獻 箋曰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

據齊未嘗朝魯 箋曰據楚人

獻捷威我也

以威恐怖魯也如難知爲威 稱使 魯書之 箋曰稱侯以來與上

遇相通知爲我不與 伐戎而來問罪耳

其威我奈何

箋曰據威 我不當獻

捷旗獲而過我也

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 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陳者

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不書威魯者 恥不能爲齊所忌難見輕侮也言獻捷繫戎

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  
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楚  
獻捷時此月者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  
霸功也箋曰過魯不行朝會而以軍容入

人國故抑之  
曰來獻爾

秋築臺于秦

箋曰築例時通  
上二築見譏

何以書

薛曰據于譏從不復見例而書故知  
薛曰據于譏從不復見例而書故知

別有

何譏爾為國同于遠  
同臨國也言國者

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  
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箋曰魯于薛近

而去秦遠蓋初與交聘亦與互市築館此後  
世通商租界之事鄭帑寄檜亦其前事也徒

開邊彘敗我心故戮臨  
國不譏遠者薛已遠矣

冬不雨

箋曰不雨例時

何以書

箋曰据不雨皆見月例此時也

記異也

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

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箋曰非不閔雨亦非勤雨自爲有不雨之異而記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箋曰書者起齊威我非實來獻廖榮說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北

箋曰遇例時爲齊威我詳錄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箋曰大夫有罪例月卒此日者韓同正卒



傳聞世例  
不卒大夫

何以不稱弟

据公弟叔胙卒

箋曰据莊不

年傳言公子牙莊公之母弟故問

殺也

箋曰不卒而卒隱之例無戰執文知內

殺則曷爲不言刺

据公子買有罪殺

爲季

子諱殺也

箋曰君殺不諱諱之知大夫相殺也

曷爲爲季子諱

殺据叔孫得臣卒不日者

季子之過惡也止

不以爲國獄

不就獄致其

緣季子之心而爲

之諱

季子過在親疑於

非正季子之過惡

故爲之諱所以別嫌明疑

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召之於陳

季子至

而授之以國政

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

箋曰聞牙之言乃知

慶父牙俱不可任悟先讒而始用季子也

曰寡人卽不起此病吾

將焉致乎魯國

致與也

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

焉公曰庸得若是乎

庸猶備備無節目之辭

牙謂我曰

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

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

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

慶父也存

時莊公以爲牙

欲立慶父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言

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孔子  
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俄而牙殺械成  
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是時  
欲自殺君兵械已成但事牙實  
未行爾有攻守之器曰械季子和藥而飲之  
藥者酖毒也傳曰酖之是也時季子曰公子  
亦有械故能飲之傳不道者從可知曰公子  
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矣必  
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  
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國於  
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僎氏至乎王堤而

死公子牙今將爾

今將欲殺

辭曷爲與親殺者同

辭傳序經

辭親躬親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箋曰

據經爲有罪文

箋曰

據爲賢

曰然殺世子

親謂

父母

然則善之與者

箋曰

據爲賢

曰然殺世子

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

箋曰

據段當國

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

臣以

猶稱鄭伯

以殺

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

臣以

事君之義也

唯人君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

然後得申親親之恩

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

親之道也

明當以親親原而與之於治亂當賞疑從重於平世當罰疑從輕莊

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嘗國將殺君書日者錄季子過惡也行誅親親雖耽之猶有恩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箋曰公薨例日

路寢者何

箋曰据有小寢當言大寢正寢也

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

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箋曰路大也當路門因謂之路寢堂也願命綴衣于庭士禮死遷尸于寢士卑故死于室大夫以上死于堂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箋曰子卒例日卒不地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据子赤不言子赤卒

存稱世子

明當世父位爲君

君薨稱子某

緣民臣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尙存猶以君前臣名也

既葬稱子

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

踰年稱公

不可曠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

子般卒何以不書葬

据定姒俱稱卒書葬据日据賊已討許閔公

爲子當成其爲君也

未踰年之君也

箋曰嗣之如子耳

子道則然

有子則廟

則立廟也

廟則書葬

錄子恩也箋曰此謂世

子既踰年而死者也踰無子不廟不廟則不

年成君有臣乃有子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

書葬未踰年之君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

不地者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錄

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

公子慶父如齊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

自信於季子故出也言奔者起季子不探

其情不暴其罪箋曰如例時凡君死臣不

得出使以無所受命也慶父恃齊而殺般季

子不能討也聞殺而奔魯人不戴慶父齊乃

託以大義立閔公而諱殺事慶父卒以齊力

歸又殺閔公乃後走死猶不敢言其殺故言

如齊以見其私

行與下子相起

狄伐邢

箋曰狄伐中國例時

元年春王正月

箋曰不言卽位于此見繼殺而立

公何以不言卽位

箋曰据子卒不見殺文

繼殺君不言

卽位

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明當隱之如一箋曰於此見繼殺也

孰繼

据子般殺不見公薨子般未踰年不成君

繼子般也

箋曰已書子卒是繼子也

孰殺子般

箋曰据公子牙殺不成

慶父也

箋曰以書如齊爲無君詞也

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

慶父殺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旣而



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

之道也

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 箋曰

季子當莊公在時力能誅牙則誅之莊公不知慶父之惡而託孤馬與季子並用故曰不可及也慶父既殺眾情不附乃又歸獄於人若探其情發揚其事力不能誅反激之成變以失齊援因以親親 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自解非實親之也

扈樂

箋曰養馬者曰扈鄧姓樂名也此下言史事非經義

曷爲歸獄僕

人鄧扈樂

据師還也 箋曰解曰使師滅同姓歸善於師今樂殺子般歸惡於

樂故難之也闔運謂此

莊公存之時樂曾淫

問傳事不必有所据

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

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殺之矣使殺子般

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季子

至而不變也至者聞君殺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殺而不變正其真

偽之也箋曰至者慶父召之至俟其異議則殺然慶父不能安亦奔齊齊乃

知魯不可圖而閔公立矣

齊人救邢箋曰救例時爲下非救見正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箋曰葬君正例日此過時亦日文無

加可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

奔疆齊恐爲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爲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主書者起託君也箋曰公及盟例日桓盟例時此月者起季子之歸賴公汲汲也夫人在內齊在外國危幾亡故月以危之亦以善之

季子來歸

箋曰從嫁女出例來歸例時嫁女歸宗親之許季子免二兄之罪

其稱季子何

据如陳名不稱季卒不稱子箋曰据嫁女當系國稱季姬

賢也

嫌季子不探誅慶父有甚惡故復於託君安國賢之所以輕歸獄顯所當任達

其功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  
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

箋曰使若別

一賢季子非公子友也友如陳例不致出奔  
不書則在國文明故特加季賢之起其實莊

公弟非公子又起其  
**其言來歸何**  
據召歸不

即所稱公子季友者  
**喜之也**  
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

至無季子出文  
**喜之也**  
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蓋

與賢相起言歸者主爲喜出言來者起從齊  
自外來盟不日公不致者桓之盟不日其會

不致信之也  
箋曰喜其

不忘公室以歸宗恩子之  
**冬齊仲孫來**  
箋曰來例時直來曰

**齊仲孫者何**  
箋曰據言來又繫國不  
**公子慶**

父也

箋曰上見如齊下見奔莒此與季子俱來見季仲爲兄弟詞故直言無疑公

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

箋曰公子不得爲仲孫卽臣齊

當名

繫之齊也

箋曰使若女嫁於齊者然

曷爲繫之齊

據

盈出奔楚還不繫楚

外之也

箋曰亦從女嫁繫彼國也

曷爲外之

俱

出奔還也

春秋爲尊者諱

爲閔公諱受賊人也

莊公之大夫

爲親者諱

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

姜爲賢者諱

以季子有過牙不殺

子女子曰

箋曰女子二字旁注衍入

以春秋爲春秋

以史記氏族爲春秋言古謂史

記爲春秋箋曰魯後有仲孫見於春秋今  
先取而書之使後人讀之若史文有誤者然  
夏五月首時齊無仲孫得但舉氏也  
亦其例也

吾仲孫與

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亦足以知魯仲孫言仲孫者以後所氏起

其事明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實殺君出奔  
箋曰因後見仲孫故不言仲子

也來者奔詞使若魯受齊叛者絕之  
之甚此時魯亦無仲孫故曰其諸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不爲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

之惡也  
箋曰遷正例月比滅猶愈故不爲桓公諱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箋曰宗廟事例日禘當於太廟此實

諱喪祭若以不  
禘太廟爲議耳

其言吉何

据禘于太廟不言吉

太言吉者未可以吉也

未都

可以吉祭經舉重不書禘于太廟嫌獨莊公不當禘于太廟可禘者故加吉明太廟皆不

當乃禘于莊公而除喪不可

曷爲未可以吉

据

也未三年也

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

祫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

箋曰据踰年稱君不必滿年三

年亦不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

時莊公薨至是適二

必滿年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

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  
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  
祥事也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  
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  
外可不議箋曰雖不其言于莊公何于大  
滿三年必滿二年也  
廟不言周公禋僖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  
公不言于僖公  
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  
稱宮廟明皆非也箋曰廟者遠祖宮者生  
人之曷爲未可以稱宮廟据言禘也箋曰  
宮刻俱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  
稱桓宮在三年之中矣鬼神事之箋曰知  
三年中不可禘太廟但爲莊公立廟經當言  
吉祭莊公而云吉禘者使若以不禘太廟爲



譏愈於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

箋曰据短喪

譏

也耐曰言祭有吉之道有不可吉之道非大惡也耐曰吉祭是可以吉而禘則不可言吉

何譏爾

師猶不特譏也

譏始不三年也

與託

義之心而亟亟泣政短數喪數致使後世猶藉口閑衛以廢禮卒無所益故譏其始不言

託始者春秋無不三年之文無所託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見殺例不地

公薨何以不地

箋曰据僖不即

隱之也

殺則

不何隱爾

箋曰据僖不即

殺也

殺文則僖亦

同攝例也孰殺之箋曰據慶父也與如齊同文也

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殺二君何

以不誅箋曰據喜季子將而不免遏惡也既

而不可及箋曰據喜季子將而不免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情與不探其

書葬者賊未討逸賊嫌實逸賊故特見隱之文親親以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子出奔二叔殺二嗣

于出奔貶之者爲內臣子明其義不得以子絕母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箋曰

夫人孫例月與文姜同非實孫不去姜氏者不貶僖公又爲後坐齊罪也下云薨于夷夷

卽邾婁從不繫例邾婁魯  
屬國明夫人無所歸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殺二君不當復見所  
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逸

賊也不日者內大夫奔例皆時  
月外大夫奔例皆時  
日時者同宋萬絕之也逸賊  
亦從討賊例得再見何義非

冬齊高子來盟

箋曰來盟  
正例時

高子者何

箋曰據繫國不名君之詞  
詞也氏而字又臣之詞齊大夫也

以有高侯也箋曰言何以不稱使  
來盟是大夫來使文也  
語來盟箋曰據  
女叔字亦稱使

我無君也

時閔公殺僖公  
未立故正其義

明君臣無相敵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

嫌疑故絕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

使乎大夫也箋曰內大夫得敵然則何以

君者將君命耳無君則純乎臣然則何以

不名据國佐盟名箋曰喜之也子同文故

知喜何喜爾箋曰据公盟有正我也箋曰爲

之正義與其正我奈何箋曰据正莊公死子般

泄盟同殺閔公殺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與曠年無設

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設時勢

曰爲威我之詞故知以言可取魯也齊本謀

亂魯及二君殺而魯人憤激夫人慶父不得

安齊桓自悔反正殺女以說焉乃使大夫定君而去嘉其釋戎爲好故云來盟雖不及胥命平國之正於盟爲善也其實以言不能取魯故又曰美談美談云者非實事也桓

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

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冑也箋曰南陽

齊南山之陽

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

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

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久闕思相見者引此

爲喻美談至今不絕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明得子續父之道鹿門魯南城東門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箋曰狄入例時月者實也爲城楚北諱言入

鄭棄其師

箋曰棄師一見例時

鄭棄其師者何

連國者并問稱國

箋曰惡

其將也

以言棄師卑其將也與

舍軍同文舍軍爲舍卿

則棄師亦棄卿矣

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

師之道也

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

本雖逐高克實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

棄師爲重猶趙盾加殺也不解國者重眾從

國體錄可知 箋曰非實棄師欲救邢衛而不敢又出師以防狄進退失据故曰棄師之

道譏鄭伯命將救衛而不敢進託以將非其人以師爲戲經無高克名不譏逐將

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春秋莊公經傳解詁第三

閔公崩

受業桂陽

劉映藜  
李金幾

校栞

春秋三